

[海南赋]

白沙赋

■ 唐 岷

琼岛福地，三江源头。明洪武间，曰“薄沙峒”，辖属儋耳。民国廿四，立县建制，取“薄沙”谐音，名曰白沙。斯土先民，择此宝地，领鹦哥之气，承江源之华滋，渔猎耕樵，休养生息。斯土今民，凭山水相谐，人文殊盛，而翘楚乎琼州。

山水白沙，灵韵黎乡。山中有水，水中绕山；九架木棉，春来嫣红。鹦哥云雾，蓬莱仙境。仙婆晓霞，宛如佛光。京排荡舟，渔舟唱晚。红炊飞瀑，尤如飘纱。万年陨坑，景物神奇；非物技艺，神州一绝；老鼓舞出，祭祖抒怀。大鼓舞起，庆丰贺喜。双面绣精，媲美四绣。骨簪片陶，南国奇葩；黎家食饮，独具一格；鱼茶肉茶，味奇馨芳。山兰玉液，天香风华。黎家野菜，自然天成。深山蜂蜜，颐养千年。白沙绿茶，入梦亦香。嗟夫，斯土景物异琼州，琼州景物异中华。

红色白沙，革命老区。白沙起义，闻名遐迩。主动找党，夷戎胡蛮，唯有国兴。特委特总，进驻斯土，琼崖斗争，焕然一新。牙叉会议，讨论和平，克服麻痹，自卫反击。保加一战，扭转战局，扫清残敌，后方稳定。先锋营抵，军民联欢，携手开敌，琼崖天明。嗟夫，琼崖革命，红旗不倒，斯土斯民，山水藏人，人亦藏人。

物阜白沙，安居天堂。珍矿丰富，生物多样；金钧铝锡，水晶刚玉，遍山而藏；坡鹿豹豹，白鹇游隼，常有出没；桫欏卷柏，油丹琼楠，尚有生长。斯土斯民，勤劳聪慧。开创新迹，锦上添花。传统产业，科技种管；橡胶满坡，竹子遍野，糖蔗成片，木薯高产；大林产业，模式创新。公司农民，强强联手。植树造林，封山育林。林下套种，林中养殖。林中有林，林外是林，林下见林，满眼皆林。森林覆盖，琼岛之最；依托资源，瞄准农林，拓深加工，拉长链条。家家外企，林立园区。百业俱兴，百姓增收。斯土今朝，处处新风；兴学重教，文娱精彩，医疗向上，计生先进，民族团结，综治稳定，秩序井然。今日黎黎，更是风流；文明风树，生态村建。村村赛锦，风骚独领。嗟夫，斯土斯民，百姓富足，民生改善，人民幸福，环境优美，社会和谐。

美哉，白沙，琼岛之“肺”，山川秀美，民风纯朴。壮哉，白沙，敢为人先，浩气回荡。喜哉，白沙，试看明日，当领琼州之雄风焉！

[诗页]

春暖花开

■ 刘晓林

把枝头上的春天
揣进怀里
在取名海南的岛屿上行走
土地 母亲
早已把地所有的孩子叫醒
满山遍野

旭日的光辉
在浪尖上翩跹起舞
孩子 伸展双臂
以纯真的表情
把我迎接
他们的清脆歌声
在椰风中一路奔向远方
轻叩开一扇又一扇
隐藏在暗色中紧闭的门
我热爱和他们接近
携带着深邃的目光
从一根瓜藤上阅读一片天空
在一枚青果里寻觅一个符号
然后 透过一张黝黑的面孔
远望出一个个熟悉的背影——
南青天海瑞
将军冯白驹
水稻之父袁隆平
……
他们
总能教会我如何识别和珍视
每一个春天

站在海边
任由飞翔的鸥鸟牵引着视线
蓝天白云下面
海潮
涌过五彩缤纷的衣裳
把竞渡的风帆
驶向远方
我在春天苏醒
凌晨三点
我在窗口把雨唤醒
顽皮的雨点
把我的灵魂叫醒
凉爽的夜风
引我出门

满山遍野
我的孩子们
用一双一双灵动的小手
捧着一片一片高远的天空
以净如素水的光
清洁我的视线
她们的歌声
蹦跳在每一个萌动的枝头
蹦跳上一只飞鸟张开的翅膀
向远方 飞去
我又一次看见
她们身体弱小却力量无穷
以低矮的脊梁撑起整个天空
让温暖的阳光
一点一点走进城堡深处
抚慰每一场战争的创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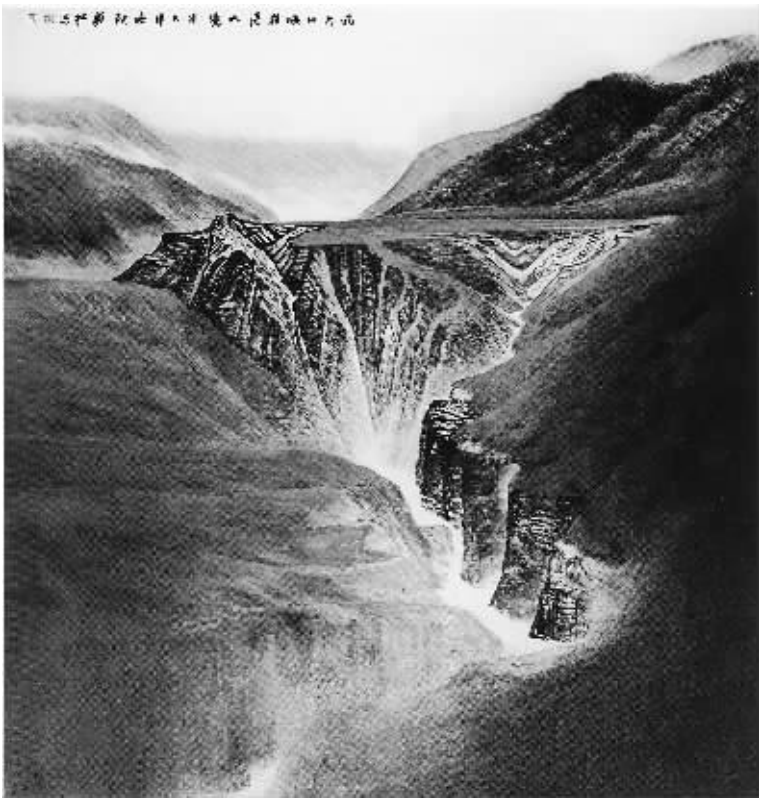
循着方向前进的光
轻拍着我的胸膛
我的泪水飞越一座城墙
自由奔跑
动树的风已远去
房子在一片向阳的山坡
轻声呼唤
我请灵魂安坐于一瓣木棉之上
告诉自己——
春暖花开

[岁月山河]

早春二月，雨疏风骤，晚来风急。昨日回乡省亲，忽见田野间一树树木棉花次第开放，金盏花儿和盘托出，片片红唇，灼灼其华，沁人心脾。

古之木棉俗称海边花，据说木棉原属舶来品，主产地为美洲。最早是由商贾携带而来，因适合南方尤其是广东、海南一带暖热气候，于是落地生根，世代繁衍。又因为傍海临江，花发如火，越人便称之海边花。木棉树树姿巍峨，直插云霄。木棉花硕大无朋，花瓣厚实，艳丽夺目。每年早春，正值花开时节，古褐色的枝干上，一树树鲜艳的花朵，在和煦的阳光下，宛似腾飞的火凤凰，十分壮观。花朵坠落时在空中不停旋转，手舞足蹈，便出现了“东风乱剪猩红绒，半天飞落人争接”的场面，煞是好看。苏东坡谪居儋州时曾作诗云：“老鸦衔内纸飞灰，万里家山安在哉。苍耳林中太白过，鹿门山下德公回。管宁投老终归去，王式当年本不来。记取城南上巳日，木棉花落刺桐开。”生动描绘了南国木棉雨春的绚丽景色。

小时候常跟伙伴们到村外的田埂上拣木棉花，记得天边刚刚露出鱼肚白，我们便相约来到木棉树下，远远便能看见木棉树的身影，它那高大粗壮的树干在朝霞中巍然屹立，张开的树枝犹如一双巨人的双手欲将我们拥抱，我们一溜烟便跑到木棉树下，此时拍木棉树下，落英早已染红了地面，我们便开始争



天山峡谷(中国画)

许钦松 作

我至今已经出版过几十部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随笔集，还有几十部已经拍摄的电影剧本和电视剧本，但我的处女作是诗歌。

我写诗绝非为了爱情，以从小所接受的教育，是诗言志，壮志出诗人，壮烈出诗人，悲壮出诗人，豪气出诗人，爱情诗和写爱情诗的列入被批判对象，有益无害的风花雪夜属于小资情调，即使不被打上另册，也要被大众嘲弄。

我不想被批判，不想被嘲弄，所以写诗的原始冲动来源于对生存状态的描述。那时我是在云南河口插队落户的北京知识青年，身处中越边境的亚热带雨林之中，每天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如砍伐，如开荒，如植树，如割胶，同时，还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进行脱胎换骨、洗面革心的思想改造。体力的付出及世界观的改变于我是可以接受并愿意接受的，但不能容忍人格被侮辱和青春被漠视，知识青年的身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社会的另类及可以肆无忌惮摧残的对象，这令我惨痛，令我愤怒，令我产生强烈的要扭转知识青年自身形象的欲望。

于是，思想变成了词汇，词汇组合成句子，而句子因着分行排列读起来更有力度，就成为诗（当然还要押韵）。主题直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和这个小村庄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之所以喜欢这个小村庄，就是因为在这里，我的眼睛、心灵与双足都有纯净的绽放之处。从镇上到达小村庄，只需五六分钟，但一路上都是风景，我喜欢黄昏的时候去散步，看村里淳朴的当地人生活的点滴，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行走，就会遇见赶着羊群归家的老汉，那些羊在路上边走边啃噬青草，仍是不忍归栏的样子。我还常看见一个放鸭归来的老婆婆，她那一群黑鸭子，是由两只大白鹅领路的。大白鹅高昂着脖子，很骄傲地走在最前面，而那些众多的黑鸭子，则低眉顺眼地跟在后面，还有那些可爱的孩子，在乡间奔跑的笑脸。比之弯曲的乡间小路，我更喜欢沿着小湖漫步，我喜欢湖水中间漫卷的夕照，夕阳最美的落照点，就是湖面了。进了水中的夕阳比夕阳本身还要绚丽。当然，水中还有山峦和树木的投影。让人觉得水面就是一幅画，点染着画面的，有夕阳、树木、云朵和微风。微风是通过水波来渲染画面的，微风吹皱了湖水，那些涌起的水波就顺势将湖面的夕阳、云朵和树木的投影给揉碎了，使水面的色彩在瞬间剥离，有了立体感，看上去像是一幅现代派的名画。如果此时此刻用萨克斯吹上一首自己喜欢的曲子，让袅袅余音在湖面上空飘荡盘旋，把自己陶醉于这样的美景之中，我爱看这样的画面，伫立湖

寒凝大地发春华

■ 蒋玉成

先恐后地冻起来，有时冻着冻着，正好有一朵花儿打着旋转飘飘忽忽顺势落下，大家便争着伸手去接，有时碰巧接着了，大家便欢呼雀跃起来，有时没接住冷不防被落花砸了一下，惹得大家开怀大笑，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此起彼伏，打破了清晨的宁静，洒落在沉睡的乡村旷野中，真是浮生一大乐事。

三五之夜，月华如水，披一树清辉，晚归惹祸的我们光着脚丫，在木棉树下埋下我们的鱼钩，天真的说着十年后一起回来挖。不止十年后的今天，我一个人彷徨惆怅，忐忑不安，始终没敢再去触摸那个美丽的约定，没敢弯腰再去碰一下那方热土。木棉树越来越老了，我知道它已把记忆刻上了自己的年轮。

独自徘徊在乡间的小路上，寻觅着那棵我们曾经约定的木棉树，每提及童年的木棉心事，至今仍让人唏嘘不已。乍暖还寒的二月，还裹挟着春寒料峭的余威。记忆中故乡的早春，空气中总弥漫着苦楝花涩涩的香味。过完了漫长又枯燥的冬天，苦楝树就在春天中苏醒过来。在每一根枝头上，冒出了纤细细芽，这时的嫩芽是淡绿色的，在绿叶的环抱中，一簇簇粉红色的五瓣小花徐徐开放，小花虽说只有拇指大，却处处透露着春天的幽雅。

苦楝树开出的花是一种很淡然的花儿，不需要太多绿叶的点缀。只要春风一

度，树上就挂满星星点点、红白相间的花朵，有的呈喇叭状，有的呈心形状。微风过处，远远近近的就能嗅到一股苦楝花飘香的芬芳，红白相间的花朵一树树、一坡坡，肆无忌惮，你拥我挤，远远的就能瞧见那鲜艳灿烂的颜色。让路过的人都驻足凝望，目不暇接，无不惊羡于苦楝花的清丽和妩媚，平凡而脱俗，恬淡而沉静。

从小我对苦楝花就有着一一种深厚的渊源，我隐约记得有一个很苦涩的故事。小时候，爷爷总是对着家门前的苦楝树说，当苦楝树开花的时候，我们吃红薯粑的日子就快结束了。也就从那时起，我心中总期盼着苦楝花开，似乎总能在苦楝花开的时节闻到白米饭的香甜。从此，苦楝花开的季节成了我心中挥之不去的愿景和情结。

寒凝大地，万木春华，苦楝树又如期地开花了。多年以后，爷爷已然枕着苦楝树的名字入眠，他安然地守护着这方故土。抚摸着爷爷当年亲手种下的苦楝树，物是人非，百感交集，我突然特别的想吃爷爷在苦楝树下烤熟的红薯，好想告诉爷爷当年吃红薯的滋味，虽然腻但是很香很甜，如今吃红薯再也找不到那时的味道，连白米饭也没当年那么香甜了。

今天我又回到了这片土地，这里承载着我不太好的记忆。恍惚间我仿佛看见了那时懵懂无知的自己，蹦着跳着，手里拿着鱼钩，头

[海天片羽]

洋浦二章

■ 蔡 旭

到海边张望新洋浦

到洋浦，已记不清多少次了。
不知多少次，让深水港的风轻抚我的脸庞，多少次让现代大工业的仪表闪耀我的惊叹。
这一次，洋浦人对我说：看洋浦，要到这里看。

这里，指的是海边。
其实已经不是海边。这是以前的海，已被一望无际的黄土填埋了。
那些波涛与浪花，已被汽车与推土机的歌声所覆盖。

几千辆车日夜兼程的大会战啊。让我想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修水库时，几万人肩挑扛扛人海战术的壮观。
而现在，可叫做军海战术。
这个 15 平方公里的填海工地已命名石化功能区，每天在增加用地 75 亩。不远处，另一块填海区，那个记着烧烤的欢乐的，俗名“洋浦鼻”的沙滩，也与大地连成了一片，将成为集装箱码头。

我仿佛看到了现代化的化工厂、炼油厂、石油仓库，在眼前如庄稼般刷刷地长出。让洋浦开发区，以及整个海南省的产值与效益，

翻番再翻番。

现在看洋浦，确是应到这里来了。
在这里，可看到了它的未来。
看到它的气魄，它的速度，还有——
推土机般脚踏实地的推进。

洋浦棧桥

洋浦把一只手臂伸向大海当中，成为一座桥。以一个浪漫的名字，给这个现代化港湾一道风景，一道诗情画意。
油码头站在大海当中。30 万吨油轮就在海中，倾情抒发它的情感。
通过棧桥的管道，向洋浦的心脏，倾注它奔涌的激情与巨大的能量。
棧桥是洋浦伸出一只手臂。
把洋浦的命脉与全国，与世界联在一起，握得很紧。
把它热情的欢迎和开放的姿态，伸展得一目了然。
即使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也不会丝毫改变。那一天，我慕名到此采风。
不但发现了它的诗意，发现了它的生意。
还感受了洋浦拥抱世界的诚意，还有情意。

[序与跋]

晓剑诗集自序

■ 晓 剑

指——为这一代人唱赞歌！

一个极其偶然的机遇，我创作的一首诗歌被一个来边疆采访的报纸编辑在生产队的大批判栏上发现，他没有告知我，就拿到自己所在的《重庆日报》副刊发表，那是 1973 年 12 月 24 日，我 21 岁。

假如，我要一直沿着诗歌创作的道路上走下去，不知道今天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但当时我觉得仅仅用诗歌的形式来为这一代人唱赞歌略显肤浅，趋向口号化，因此，我很快改用小说形式继续我的理念，把人物、故事、情节、细节融合在一起，形成命运感，感到更能展示心底的悸动和灵魂的游荡，并且在 1974 年正式发表了我人生中第一部短篇小说，刊载园地名《朝霞》——一份曾经执中国文学期刊牛耳但却已经被后人（包括所谓的文学史研究者）集体潜意识遗忘的杂志。

[情怀深处]

绽放皆美

■ 苏 贻

边，迎面吹来的清风，穿过妖娆的夕阳，带着一缕清新，一瓣花香，触动我心灵深处的某根神经，涌起莫名的情绪……

有时在房间看书累了，只需抬眼一望，郁郁葱葱的树木就映入眼帘了。从窗口还可以尽情地观察飞来飞去的云。云不仅形态变幻快，它的色彩也是多变的。刚才看着还是铅灰的一团浓云，它飘着飘着，就绽放成几片船形的云了，而且色彩也变得莹白杏和树木的投影。让人觉得水面就是一幅画，点染着画面的，有夕阳、树木、云朵和微风。微风是通过水波来渲染画面的，微风吹皱了湖水，那些涌起的水波就顺势将湖面的夕阳、云朵和树木的投影给揉碎了，使水面的色彩在瞬间剥离，有了立体感，看上去像是一幅现代派的名画。如果此时此刻用萨克斯吹上一首自己喜欢曲子，让袅袅余音在湖面上空飘荡盘旋，把自己陶醉于这样的美景之中，我爱看这样的画面，伫立湖

晚上的月亮一定是不得见了。然而到了七时许，月亮忽然在东方的云层中露出几道亮光，似乎在为它午夜的隆重出场做着昭示。八点多，云层薄了，在云中滚来滚去的月亮会在刹那间一露真容。九点多，由西南而飞向东北方向的庞大云层就像百万大军一样越过银河，绝大部分消失了踪影，月亮完满地现身了。也许是经过了白天雨丝的洗礼，它现身清澈极了。我躺在床上，看着它，沐浴着它那丝绸一样的光芒，感觉好时光在轻轻敲着我的额头，心里有一种极其温存和幸福的感受。过了一会儿，又一批云彩出现了，不过那是一片极薄的云，它们似乎是专为月亮准备的彩衣，因为它们簇拥着月亮的时候，月亮用它的劳心，将白云照得泛出彩色的光晕，彩云一团连着一团的出现，此时的月亮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蜜罐，让人觉得它荡漾出的清辉，是洋溢着浓郁的甜香气的。午夜时分，云彩全然不见

了，走到中天的明月就像掉入了一池湖水中，那天天空竟比白日的晴空看上去还要碧蓝。这样一轮经历了风雨的月，实在是难得一遇。看过了这样一轮月亮，那个夜晚的梦中就都是光明了。

我第一次去村庄里生活，是 2007 年的 9 月支边支教，那时一个人迎着凌晨的细雨驾车，伴着清晨的鸟叫虫鸣前往。而这次去小村庄是作为指导员去工作，我们一行五人，我都不熟悉，但从他们的音容笑貌，特别是队长老符，性情温和，从他亲切的话语，和和蔼的目光中感觉到人情流动，如阳光般温暖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路有说有笑驾车从小城镇出发，那天阳光明媚，天空绽放迷迭的蓝色，宽敞的公路驱动起来灵气，把两旁的树木尽情的发散，追逐七色光的影子。让阳光去捕捉树与心的色彩，随着我们一行五人愉快之心，荡漾起赴小村庄工

[人生况味]

做新清明

■ 吴长辉

给去世的人做的第一个清明叫新清明，是在传统清明节之前三天或十天八天就要提前做的。家里人和堂的表的亲人都要参加。有些人家甚至有同学、朋友、邻居参加的。这是东方人的习俗，是感恩气息很浓的习俗。

决定了给去年逝世的母亲做新清明的时间，我和妹妹们便提前一天从不同的地方回到了乡下老家。

三月二十五日，故乡没有太阳，却有风，有点冷。早早的我们便向母亲长眠的地方走去。想母亲一生含辛茹苦，历尽艰难，饱受病痛折磨，在痛苦中撒手人寰，眼睛还热着一热，鼻子不禁一酸，眼泪便不禁流了下来。

由于儿女多，所以父母亲一直都很辛苦。父亲在一家社办厂做缝纫工，母亲则在生产队挣工分。家里没有牛，也就没有牛车。劳动只能靠手脚和肩膀，因此工分挣的少，也因此分配也少。主粮杂粮都不够吃，得靠父亲每月挣的二三十元帮补。为了保证儿女们吃饱穿暖，父母亲在感恩河边先后围了几块地种菜、种瓜、种豆，能卖钱也能供家里吃。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每天更深半夜，父母亲就得起来去挑水浇菜。天亮了父亲还得去车衣服，母亲还得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还得做家务。母亲的大半生都是肩挑日月星辰累东西南北风里来雨里去的呀。长年累月的劳作便积劳成疾了。五十多岁以后，母亲的身体便日渐衰弱，全身上下生出许多病来。最后一次住八所的铁路医院十多天，母亲感觉不好，就要求出院回家，不久就带着病痛去世了。

到了墓地，跪在母亲的面前我想：母亲会孤独寂寞吗？父亲似乎看出我的心思就说话了。他说母亲走后他一直都很想念很挂念，生怕母亲过得不好。一天晚上，父亲早早的就睡了，梦里见到母亲穿着干净整洁，面色红润，微笑着说：她跟她的父母亲和哥哥姐姐在一起，原来的病痛也全好了。说我们给她盖的房子宽敞明亮干净，邻居们都到她的家里看电视，很热闹。让父亲再给她买一台电视，其它的就不要了。我是不相信这些事的，但此时此刻我却却宁可信其有信其真了呢。

母亲，你生前一直没有出过远门，你走走走去散散心吧，带上您的父母哥哥姐姐，走完中国走外国。去一趟美国吧，看看美国的月亮有没有咱中国的圆有没有咱中国的亮。

母亲，您住的地方离海很近，您可以经常去看看大海的，甚至可以去钓鱼的。您的家前面是一片稻田，再前面一点的地里种有瓜果蔬菜红薯玉米，您想吃什么就去拿吧，那是不算啥的，也不会有人怪您的。

想着想着，心情便好得多了。亲人们用锄头和铁锹除掉了杂草，平整了凹凸不平的墓地。烧上香点上蜡烛，摆上水果、酒、肉、饭等供品，烧了很多纸钱。母亲，您多吃点吧。您生前是不喝酒的，现在居然能喝酒了吗？

母亲啊，阴阳两隔，有些事我们是帮不上您的，您就自好为之吧。每年清明，我和您的孙子都会来给您扫墓的。

[诗页]

东方行二首

■ 黄昌振

游鱼鳞洲

奇峰高耸入云端，
潮海深涵巨澜。
工业园区今建起，
风车旋舞任潮喧。

访东方水乡

碧树排排曲径通，
烟波渺渺泛清风。
天边围驾环山绕，
许是桃源在此中。

作的情怀。

每次从小村庄回来，一直回味那乡村民淳朴的微笑，也常常回味那里的特色菜肴——新村鸡。一个夜晚，我做了一个梦，我独自来到了小村庄村委会的藏书室里，在那一排排图书前伫立良久，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角落，都可以成为一个人魂牵梦萦的精神圣地，我真真切切地感到了肩头沉甸甸的责任。该花怎样的心智，去全力打磨小村庄的一方一寸、一丝一缕，让小村庄的孩子们一回眸，就看到了抚慰心怀的青葱的精神故园；一凝神，阵阵读书声响彻小村庄的上空……那么的凉爽，那么的滋润，那么的亲切。梦醒之时，窗外正是沉沉暗夜，我回忆起一年之中，不论什么季节，我都要做关于书籍的梦，哪怕窗外是一派鸟语花香。看来环绕着我的，注定是一个清凉而又忧伤、浪漫而又寒冷的世界。我心有所动，迫切地想在白纸上写下一行字。我伸手去开床头的灯，没有打亮它，想必夜晚时停电了；我便打开手机，借着它微弱的光亮，抓过一支笔，在一张纸上把那些有关小村庄的趣事来写了出来，然后轻轻告诉自己，在美丽的小村庄里唤醒麻木的神经，高声说出绚烂的梦想，柔声说动人情语，从雨云中读懂浪漫，从云霞中读懂岁月……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绽放出光来，点亮每一个日子，激活每一处风景，皆美！